

青春嶺

林果

德記鳳梨工廠的包裝間，是舊倉庫改造的，窗戶很高很小，裏面又悶又黑，整天都點着電燈。在機器的開聲裏，榮順上身只穿了一件背心，下面是又髒又破的卡嘰褲，拿着鐵槌和釘仔，一刻不停的釘着。機器的開聲，淹沒了他鐵槌敲打的聲音。機器封好了的鳳梨罐頭，女工們貼上商標，放進木箱裏，等木箱裝滿了，榮順就釘上箱蓋，再釘上小鐵皮片，釘好後堆放在空着的小板車上，等板車堆滿了，就由另外一個工人推走。

榮順的工資是論件計數的，釘好一箱，他可以拿到兩角五分錢，平均一天他可以釘八十多箱，差不多收入二十多塊錢，每天發放一次工資。

這種釘木箱的工作，在拿慣了錫頭的榮順看來，好像是一種遊戲，一點也不費力。可是做長久了，也覺得很累，好像有一陣疲乏，從腹肚裏面向外爬，怎麼也去不了。不像鋤了一天地，雖然滿身臭汗，只要一丟下鋤頭，洗一個澡，就一身輕鬆了。

還有一點不習慣的，就是這種裝箱的工作，似乎是無頭無尾的。榮順進德記工廠，差不到已經三個月了。他只知道罐頭上的商標，是女工們貼的，罐頭是機器封好的，但是鳳梨是怎樣裝進罐頭裏去？他釘好的木箱又送到那裏去？上工時他一直忙著，不能去看看其他部份的工作，下了工以後，誰也不再談關於鳳梨罐頭的事了。榮順的頭腦裏，從來沒有把這些疑問，編成一條一條的問題，但總覺得有點沉悶，不像田地裏的工作，從頭到尾他都知道得很清楚，在除草或是施用堆肥的時候，他就可以算出收成的日期了。也許他並沒有發生這些疑問，只因為他在田野裏做慣了，包裝間裏混濁的空氣，叫他感覺着很氣悶。也許是因為工作太緊張了，一刻也不能停手，不像在稻田裏揮汗，雖然很辛苦，但一面還是可以唱唱歌笑笑的。在這裏工作時，大家都很少講話，在機器的開聲裏，要講話也必須大聲喊叫，還要一面做手勢。

突然一陣尖銳的電鈴聲響，刺破了工廠裏嘈雜的開聲，好像熱鬧的菜市場裏，一個女人忽然的尖聲喊叫。這是通知「停車」的鈴聲，今天是發工錢的日子，比平時提早了十五分鐘。

機器停了，發出火車到站時「淒淒淒淒」的聲音，一會兒就靜下來了。榮順在釘今天的最後一個木箱，鐵槌敲在釘仔上，聲音特別響亮，一直敲開到四面的牆壁，才慢慢的鑽進微微潮濕的牆壁裏。榮順隨手把鐵槌丟在工具架上，「噹」的一聲以後，整個工廠全都安靜下來，這才聽到外面嘈雜的人聲。一個高大的壯漢，大家都叫他做「水牛」的，是和榮順寄宿在一處的工人，伸進頭亮來叫着：

「榮順仔，還不出來領工錢！」

榮順應了一聲，匆忙的穿起布衫，把空的「便當盒」拴在褲帶上，趕出去排進了領工錢的行列。沒有等多久，他拿到一個粗牛皮紙製的紙袋，上面潦草的寫着「蔡榮順」三字，下面是紅鉛筆寫的一個數字「798」，這是他十天裏裝箱的數目，再下面就是藍鉛筆寫的一個數字「199.50」，這就是他十天的工資。

榮順在走向寄宿舍的路上，一面盤算着：「新臺幣一百九十九元五角，差五角銀就是兩百塊，這和在鄉間一天八塊錢的短工比較起來，真是不少了。」還記得第一次領工資的時候，他的確很興奮，心中暗暗的把工錢折成穀仔，他甚至懷疑人家算錯給他了，十天的工資就有這麼多嗎？現在他已經是第八次領工資了，他習慣了城裏的用途，再摸一個粗牛皮紙的紙袋，他就覺得紙袋很薄了。

「水牛」氣喘喘的從後面趕上來，手裏在拆一包「新樂園」，一面罵着：「幹你娘！十天的香煙就除了三十多塊錢，一發工錢就叮在後面討，少一個錢也不行。」

一面抽出了一支煙，遞給榮順。榮順掏出了自己的煙，輕輕推過水牛遞煙過來的手：「我這裏有。」

榮順原來是不抽煙的，可是一兩百工人裏，很少有幾個不抽煙的，一談上人情，誰都拿出煙來請你。你說不會抽，人家總說你是客氣，一定要塞一支在你嘴裏，再說，這還差一個男子漢，連香煙都不抽，也怕人家笑話。一路上兩人談着，只聽到「水牛」的聲音，三句話裏面就有兩個「幹你娘」。水牛心直口快，誰都知道他是好人。

回到寄宿舍裏，同房間的另外兩個工人，已經先回來了，在這着小孩子玩金。一個是機器間裏的大胖子，大家都叫他「大頭家」，還有一個十五六歲的阿天，是在榮順以後才來的。四個人合住在一間四疊半席的房間裏，每個人每十天出十塊錢的房租，五十塊錢的伙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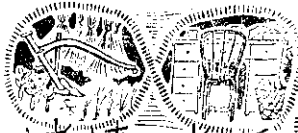
小榮村的工人，他在城裏做工做了二十幾年了，現在在德記工廠裏管機器。榮順進德記工廠，就是他介紹的。光復時，他「接收」了一間日本人的厝，大前年才積蓄了點錢，正式向政府買下來。蔡乞食帶着太太和三個孩子過活，勻出一間房租給工人，算是貼補一點家用。

榮順數了六十塊錢，送到廚房裏忙着做飯的蔡阿媽。

「阿媽，這六十塊錢請你收下。」

「免啦！這還要算什麼錢。」因為榮順和蔡乞食是同鄉的關係，阿媽照例總要先客氣一下，然後手在圍裙上擦一擦，把錢接下來，一面還道着「多謝！」





者讀与者編

我們的職責。可是，奇怪的是，我們每期編輯給讀者，照說，我們已盡了想跟讀者談，却找不到適當的地方來表達。我相信讀者們一定也與我們有成了農民大眾的良朋好友了。自然，朋友與朋友之間是無話不談的，它已經增進後，我們希望大家珍惜它，培育它，並好好的利用它，作為溝通我們彼此間認識與更進一步友誼的橋樑，使這塊小小園地長出豐碩的果實來。凡樂意與我們編者「閒談」的讀者們，請你們多多來信或惠賜稿件。我們特別着重「閒談」，意思是希望讀者們不要拘束，想說甚麼，就說甚麼。如果因為篇幅關係，我們不能把每一位愛護本刊的讀者所說的話都刊出來時，還請大家多多原諒。

來信請寄本社總編輯室。

本刊從本期起新開一個「編者與讀者」欄。顧名思義，這一欄是屬於編者與讀者大家的。因此，凡是讀者與編者間有甚麼想說的話，都可以在本欄裡以「閒談」方式隨便的談。我們開闢本欄的用意，是在增進本刊編者與讀者間已經奠定的良好友誼，使彼此間的關係能藉這一欄的小小園地更加密切起來。

「錢不夠，下次領工錢吧！」
「我的錢不夠，下次領工錢吧！」
水牛從窗棧上一下跳下來，大聲的嚷着：

發工資的這一天，榮有總是特別豐盛，像今天這樣的菜，要是在鄉間，總要「拜拜」或是割稻仔，才吃得這樣好的。大家都歡歡喜喜的，好像過節日似的。蔡乞食和四個工人，很快的吃飽了，這才輪到蔡阿媽，帶着三個孩子吃。蔡乞食早早的就去睡了。

在四疊半的房間裏，除了小阿金以外，各人手裏都點着一支香煙。房裏煙霧霧的，有的半躺半坐在草席上，有的坐在窗棧上。當然，只要有三個男人在一處，免不了就要談女人。起先不過談論那個女工漂亮，那一個已經有男朋友了。後來就是那一個太胖了，那一個已經肚子大了。愈談愈是高興，談的話也就越來越粗，小阿金聽得臉都發紅了。

蔡阿媽抱着最小的一個孩子，在房門口向着榮順招一招手，榮順站起來走出房門，蔡阿媽低低的問他：

「有一個戒指，是隔壁快要生孩子的張家託我賣的，你還要不要？」

「有多重？」

「一錢二，還是照上次你買的那個價錢好了，聽說這幾天金仔又起了。」

「我的錢不夠，下次領工錢吧！」

「阿媽！你們講的什麼細聲話，怕人家聽見，一定是給榮順仔做媒人，怎麼不先給我水牛做？」

「大頭家！哈哈的笑着說：

「死水牛，你何必必要阿媽做媒呢，牽一隻水牛母就是了。」

「這得大家都笑了，蔡阿媽一隻手抱着孩子，一隻手指着他說：

「榮順仔不像你，早就有了女朋友，別人金仔都存了好幾了，這就等着結婚了。誰像你不學好！」

水牛假裝着氣鼓鼓的，堵起了嘴，雙手一拍說：

「好，好，好！就是不學好，我也不學好，我不要結婚，沒有女人我也活得這麼大了。你們說我壞，我就壞到頭！我請大家來做一件壞事。」水牛一面說着，一面拉開窗簾的紙門，拿出一副紙牌，舉着高高的嚷着：

「今晚我們痛痛快快的一晚「十和」，誰要是不來，我打他三拳頭。」

大家都贊成，只有榮順說他不怎麼會，水牛一把拉他坐下，拍着他肩膀說：

「你玩得不大熟，阿媽在旁邊幫你看好了。大家是一個廠裏的弟兄，誰還想贏誰的錢，不過開着好玩罷了。」一面回過頭來叫阿金：「快把小桌子搬過來！」

「對！」「大頭家」應和着「我們來五角錢的，誰贏了錢，請大家吃燒酒。」

四個人立刻就動手，小阿金在榮順的對面，榮順上手是「大頭家」，下手是「水牛」，阿媽坐在榮順旁看着。榮順真的不很會，二十五張牌在他的大手裏，怎麼也拿不好，倒是小阿金十分內行，一手牌拿得好像一把團扇。

傳說賭博的事有鬼，賭鬼最愛迷生手，所以凡是初次賭博的，或是不十分會的，頭倒會贏錢。讓榮順最初發生了興趣，賭鬼才有機會找到替身。這果然是很靈驗的，只看到榮順在贏錢。前一牌是榮順一車一馬，正等一支炮，小阿金隨手就翻出一支炮。接着第二牌，沒有打了兩轉，看樣子榮順又在等牌了，「大頭家」拿着一支炮，故意重重的打下來榮順面前，一面還念着：

「這支炮打給你，有本領你再倒下來我看！」

榮順真的又把牌倒下了，氣得大頭家自己直打自己的頭壳。

「水牛」有好久沒有贏一牌了，話也很少了，兩隻眼睛鼓得很大，輪到大頭家出牌，考慮了很久，打出一支白象，「水牛」猛地把牌一倒，歡喜得跳起來，「這下我也贏一牌了！」榮順慢慢的也把牌一倒，笑嘻嘻的說：「失禮，失禮！我也是贏這一象。」一面又翻開下面的一張，站起來說：「這個牌不能水牛的臉漲得通紅，把一塊錢往榮順面前一推，站起來說：「大家一看時錶，已經快一點鐘了，明天還要上工哩，趕快收拾睡了。」

榮順很興奮，一點不想睡，數一數贏了的錢，一共四十多塊。他拿了一塊錢，塞在阿媽懷裏，阿媽笑着說：「小孩子手裏，說是給小孩子買糖吃的，一面宣佈：『明天我請大家飲燒酒。』」水牛一聽到燒酒，立刻又高興起來了：

「我們到快樂天酒家好了，那裏的陪酒的最漂亮，榮順仔，我給你介紹一個櫻子姑娘，包你去就不想回來了。」

榮順因為贏錢的興奮，睡了很久才睡着，迷迷糊糊的做了很多不連續的夢，飛一樣跑到和阿珠結婚，阿珠坐着紅轎來了……一會兒他牽着阿珠的手，像他看一樣他手裏牽着的女人，又不像阿珠，那女人對着他直笑，露出金牙齒……

(未完下期續)